

中国历代咏物诗辞典

● 主编 陶今雁 副主编 姚品文

江西教育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2号

书 名: 中国历代咏物诗辞典
主 编: 陶今雁 副主编: 姚品文
责任编辑: 席联鑫
美术编辑: 刘良德
装帧设计: 刘良德
封面国画: 方学晓
封底国画: 钟育淳
出 版: 江西教育出版社 (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43,5
字 数: 184.6万 插图: 8 页
版 次: 1992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275
定 价: 24元 · ISBN 7—5392—0863—5/I·11

邮政编码: 330003

(赣教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松鹤图轴

〔清〕 沈 铨

秋
 来
 纨
 扇
 合
 收
 藏
 何
 事
 佳
 人
 重
 感
 伤
 情
 托
 世
 情

詳細看大都誰不逐炎涼

唐寅



秋風纨扇圖

〔明〕唐寅



玉堂富贵图

〔清〕 孙 扶

山石滿壑，
 古石盤空，
 予王晉公嘗圖乃郡也
 先嘗識上寺基實為奇
 絕余昨過園上乃為
 四月三日陽風著餘書
 於 主筆

天啓五年歲在己丑暮春
 八日舟行東光道中寫此 主筆



松溪幽勝圖

〔明〕 董其昌



玉川煮茶图轴

(明) 丁云鹏



游鱼图 (清) 朱 耷



荷花图 (清) 任 颐



兰花图 (清) 郑 燮



汀树遥岑图 (元) 倪瓒

序

咏物（包括咏人，人亦物也）诗始见于《诗经》，大抵一篇中一二句而止，或以物为比，如“螽斯羽，诼诼兮”（《周南·螽斯》），或以物为兴，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或直赋其物，如“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其全篇咏一物者，赋体有《硕人》之咏庄姜，比体有周公之咏鸛鸛，《硕鼠》之咏人民苦于剥削，然亦为数寥寥，殆岷江之滥觞欤！屈原《离骚》，美人香草之类，亦属断句，惟《橘颂》一篇，通体咏橘，称其“独立不迁，廓其无求”，盖自况之辞，其渊源于《诗经》，昭昭然矣。西汉以还，踵事增华，后出转繁。如古乐府之《双白鹄》、曹子建之《美女篇》，皆咏物之全篇者。如谢朓之“金波丽鸛鸛，玉绳低建章”（《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沈约之“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早发定山》），何逊之“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赠诸游旧》），俱断句之清丽可诵者，外尚多有，不能备举。至如谢灵运之模山范水，颇有全篇，庶几刘彦和所谓“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者，盖当时诗坛之弁冕也。但亦出现不少咏美人无聊之作，如萧纲之《美女晨妆》，《咏内人昼眠》，萧纶之《车中见美人》，庾肩吾之《咏美人》，江洪之《咏美人治妆》，俱艳冶其辞，有伤风教，盖学《硕人》而不得其正者。后人每尤而效之，其有害大矣。然通观其全，此类作品所占百分比极小，而有意义者，盖不胜数焉。约而言之，可分四类。

一曰，纯粹咏物。李白《望庐山瀑布》云：“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气势恢张，足与所咏者相称。杜甫《绝句

四首》其三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气象开廓，大笔如椽。苏轼《海棠》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表现诗人爱海棠之深，语意新颖，韵味隽永。陆游《花时遍游诸家园十首》其二云：“为爱名花抵死狂，只愁风日损红芳。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阴护海棠。”其爱海棠之心与东坡同，而向上帝乞春阴以护之，则措意遣辞迥别，两篇具异曲同工之妙。林逋《山园小梅》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将梅花安排在清浅水边与黄昏月下，衬托出其雅姿幽香，品格在百花之上。白居易《夜雪》云：“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此诗主题写雪重，而藉衾枕冷、窗户明、折竹声以体现之，形象鲜明，使读者如亲历其境，柳宗元《江雪》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人鸟绝迹，寒气之重可知，唯独一渔翁，雪中垂钓，其遗世绝俗之高标，如浮雕之可触然。

二曰，以物比人。韩愈《杂诗四首》其一云：“朝蝇不须驱，暮蚊不可拍。蝇蚊满八区，可尽与相格？得时能几时，与汝恣啖咋。凉风九月到，扫不见踪迹。”此讽小人得势一时，旋归覆灭。黄庭坚《古风二首上苏子瞻》其一，以江梅比东坡，言其遭世俗之妒忌，既升复沉，然其所立卓尔，不遇何伤？王安石《古松》，乃自况之作。末四句云：“岂因粪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功。廊庙之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盖喻己之才德出于本性，可以大用，而世无识者，遂亦已矣。苏轼《鹤叹》，写鹤不受呼唤，无视投饼，驱之上堂，寻即下趋，因以难进易退许之。其实是诗人为自己写照。李纲《病牛》云：“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写牛生产大量粮食，以致用尽筋力，而得病却不见怜于主人，尽管如此，自己毫不介意，只要众生得饱，便感到满足。其公而忘私，鞠躬尽瘁之品格，岂非作者当时心情之反映乎？

三曰，咏物见志。李峤《日》云：“倾心比葵藿，朝夕奉光曦。”向日为葵之本性，臣子忠于人君，往往以此为譬，此二句用

意所在。杜甫亦有“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之句也。又《房兵曹胡马》亦此类作品，其云“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岂非以马自况乎？于谦《石灰》云：“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此诗人自喻其志，为保全大节，虽死不辞，卒亦亲自蹈之。王安石《北陂杏花》云：“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此诗人自喻其身分，宁愿玉碎而不肯蒙污垢以没世也。秋瑾《秋海棠》云：“平生不藉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此亦借花自喻，其与腐败清政府作斗争之革命精神不隐然可见乎？

四曰，咏物寓意。陆龟蒙《萍》云：“不用临池重相笑，最无根蒂是浮名。”此讽无实学而徒有虚名者，故韩愈亦自警其“名浮犹有耻”也。韩愈《题张十一旅舍三咏》之一《葡萄》云：“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添竹引龙须。”此诗当有寄托，方世举谓为“以新茎半枯，高架复扶喻谪而复起，若须大食其报，尚须加意栽培”，与当时作者处境切合，盖深得其旨矣。苏轼《蜗牛》云：“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娱。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材小而贪图上进，不知休止，必然不得善终，诗非此类人之写照乎？郑一淮《云》云：“飘零尽日不归去，贴破清光万里天。”此与李白“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句有同慨矣。崔涂《幽兰》云：“白露沾长早，春风到每迟。不如当路草，芬馥欲何为！”此喻君子之不见用，而小人乃反得志，既以自慨，亦世俗之针砭也。孔尚任《海棠院咏白丁香》云：“海棠花下赏春光，一树冰姿向粉墙。都爱红妆吟又醉，风飘满院是谁香？”人皆爱海棠，而清香满院之白丁香，却无人吟赏，与韩愈兴叹于“人皆劣骐驎，共以骀駑优”，同为黑白不分者也。于谦《桑》云：“一年两度伐枝柯，万木丛中苦最多。为国为民皆是汝，却教桃李听笙歌。”此喻指有劳者不赏，而无功者受禄，何不平之甚也！黄庭坚《题李亮功戴嵩牛图》云：“觳觫告主人，实已尽筋力。乞我一牧童，林间听横笛。”此诗人自喻其以轩冕为累，浩然有归志也。

以上四类，其为体也不出赋比兴，当以《诗经》为星宿海，而上述诸例，多为唐宋人之作，以视《诗经》，大有发展矣。就唐宋人之作而论，其为赋体者，既属全篇，且多穷形尽相，妙绪环生，岂非刘彦和所谓“随物宛转，与心徘徊”者乎？至于一物而多人同咏，如：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肠天。
如何肯到清秋日，又带斜阳又带蝉。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更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同为咏柳，而分别为贺知章、李商隐、曾巩之作。贺作以细叶为春风所裁出，用拟人化手法，颇具巧思。李作寓先荣后悴之感，毋乃自伤其遭遇欤？曾作盖讽倚势傲物而不计及后祸者。又如：

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
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
当年妃子斗风华，浴罢华清鬓小斜。
国色半酣红玉软，至今留影漾窗纱。

同为咏海棠，而分别为元好问、袁枚之作。元与儿辈同赋，当海棠未开之时，故以莫趋时为训。袁谓海棠为杨妃化身，饶有新意。诸诗或有寄托，或无寄托。东坡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以有寄托为尚，然亦未可一概而论。其无寄托者，于立意遣词，果然别出机杼，不落凡响，不谓之好诗可乎？如上所举者皆是也。比较而观，可以领悟许多作诗法门，足供借鉴矣。

《文心雕龙·物色》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此言诗之感于物而作也。《物色》篇又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其所谓物，殆指大自然现象，盖包括天文地理动植飞潜也。此类诗在《诗经》中尚处于萌芽状态。以后递有发展，至唐宋乃臻极盛。于是选辑古人之作而为一编者出矣。以予所见，有范围广狭之不同。广者如俞琰之《咏物诗

选》，包括“天”、“岁时”、“地”、“山”、“水”、“居处”、“人”、“丽人”、“文”、“武”、“乐”、“巧艺”、“器用”、“杂玩”、“玉帛”、“冠服”、“饮食”、“果”、“谷”、“蔬”、“花”、“木”、“草”、“禽”、“兽”、“鳞介”、“昆虫”等二十七部。至如刘逸生之《唐人咏物诗评注》，陈新璋之《唐宋咏物诗赏鉴》，皆局限于一代或两代。又后者仅及花木鸟兽，前者其所涉及门类虽较广，然要之均为狭者。今由陶今雁教授主编之《中国历代咏物诗辞典》，视《俞选》又加详焉。计包括三十类、三千余篇，篇篇有注，简要精当，部分作品，并有说明，亦分析中肯，要言不烦。读者得此，可省却许多精力，以视上述诸编，盖后出转精矣。以其作之有谓，余故乐为之序云。

胡守仁

一九八八·十二

前言

中国古典诗歌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题材内容和艺术手段日益扩展和丰富。南北朝时期，继山水诗之后，又出现了咏物诗。隋唐以降，咏物之作大量涌现。诗人们或即物寄兴，或托物抒怀，大千世界，至高大如日月星辰，至微细如蚊蚋草芥，无不可成为描述的对象，诗词曲赋各类文体，亦无不可用作吟咏的形式。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遂构成古典诗歌中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一大门类。然而若干年来，由于观念中将文学社会功能狭隘化，以为咏物诗没有反映社会现实，缺少进步的思想内容，而以冷落待之，这实在是我们继承古典文学遗产的一种失误。近些年来，学术界思想趋向解放，视野开阔了，关注的眼光也开始投向咏物诗歌，出现了一些选本和有关论著。不过研究的规模应该说还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加强，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着手编辑了这部大型的古代咏物诗歌辞典，以求在这方面做点微薄的贡献。

对于本书的编纂，编者主观上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或者因此便形成了几个特点：

一是涵盖面宽，内容较丰富、全面。编者们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各种诗歌总集、别集、笔记、诗话中搜集作品，参考了明清时一些咏物诗专集和今人的选本，最后甄选出从先秦至晚清一千多位作家的诗词曲作品三千余首，分为三十大类，七百余细目。从歌咏的对象而言，已将咏物诗歌的门类大致包罗。

二是适应面广。《辞典》选编的深广度兼顾了普及与提高的需要，即既适应对古典诗歌有阅读兴趣的一般读者，也可供专业工作者参考。当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们从这些诗作中了解到自己熟悉和不熟悉的事物在古代是怎样的，古人是怎样欣赏它们时，定然会饶有兴味的。在会心的审美感受中，他们自然得到了知识的滋养和诗